



巫师神探

SUMMER KNIGHT

夏夜骑士

[美]吉姆·布契 (Jim Butcher) 著 蒋镜明 译

麻烦就是这样，你越想远离它，它越如影随形，无端被人陷害，唯一能够做的，就是找到真相。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巫师神探

SUMMER KNIGHT



夏夜骑士

[美]吉姆·布契 (Jim Butcher) 著 蒋镜明 译

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夏夜骑士 / (美) 布契 (Butcher, J.) 著; 蒋镜明译.
—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2012.5
(巫师神探系列: 4) 书名原文: Summer Knight
ISBN 978-7-222-09339-3

I. ①夏… II. ①布… ②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92277号

责任编辑: 马 清 黄河飞

选题监制: 苗 洪 钱其强

特约编辑: 孙广洁

封面设计: 荆棘设计

内文版式: 睿佳工作室

书名	夏夜骑士
作者	[美] 吉姆·布契 著
译者	蒋镜明
出版	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
发行	云南人民出版社
地址	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
邮编	650034
网址	www.ynpph.com.cn
E-mail	rmszbs@public.km.yn.cn
开本	870 × 1280 1/32
印张	12.75
字数	260千
版次	2012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印刷	廊坊市博远印务有限公司
书号	ISBN 978-7-222-09339-3
定价	28.00元



故事人物简介

哈利·德累斯顿：巫师，失物代寻、灵异现象侦察、诊断、咨询；收费低廉；爱情万灵丹、百宝囊、宴会表演与其他娱乐活动等概不受理。不夸张地说，他是这行的翘楚。

凯琳·玛菲：芝加哥警局特殊调查小组组长，专门处理灵异事件。雇佣哈利为顾问，同时是他的好友。

老鲍：在骷髅头里栖息的一个有智能的灵体，对于哈利来说，它相当于灵界百科全书。

苏珊·罗德利兹：芝加哥《奇幻报》的记者，哈利的女友。

比利：狼人。

碧安卡：丝绒房女主人，手下有一票美貌、迷人而又机敏的女人，她以一小时数百美元的代价把她们中介给本城最有钱的男人。真实身份是吸血鬼。

玛柏：妖精界冬宗室的主人，空气与黑暗女王。

隆纳德·鲁威：死者，被誉为美国艺术文化的前瞻者。

伊莲：哈利的师妹。

泰坦妮亚：夏夜女王。

伊本萨·麦考伊：哈利的第二任老师。

摩根：圣白议会的监察官。

吉姆·布契作品

- ◎ 2000年《血魔法之罪》*STORM FRONT*
- ◎ 2001年《愚人之月》*FOOL MOON*
- ◎ 2001年《凶险陵墓》*GRAVE PERIL*
- ◎ 2002年《夏日骑士》*SUMMER KNIGHT*
- ◎ 2003年《死亡面具》*DEATH MASKS*
- ◎ 2004年《鲜血祭仪》*BLOOD RITES*
- ◎ 2005年《死亡节拍》*DEAD BEAT*
- ◎ 2006年《灵异档案》*PROVEN GUILTY*
- ◎ 2007年《不眠之夜》*WHITE NIGHT*
- ◎ 2008年《恶鬼快递》*SMALL FAVORS*
- ◎ 2009年《轮回外套》*TURN COAT*
- ◎ 2010年《变异》*CHANGES*

第一章

圣白议会来到市内那一天，下起了蟾蜍雨。

爬出我那台伤痕累累的蓝色老甲壳虫，在盛夏阳光下我眯起眼。湖岸草地公园位于密西根湖岸附近、芝加哥环状快速道路南边。即使近来气温偏高，公园大多还是挤满了人。不过今天，公园里空旷无比，只有一位穿着长外套的老妇人，推着购物车在公园内蹒跚移动。虽然时间还没到正午，不过从我身上的汗和T恤可以看出天气有多热。

我眯眼环视公园片刻，踏出草地仅几步，就有个又软又黏的东西砸到我头上。

我吓了一跳，用力拍打头发，有个小东西从我头上掉下来，是一只蟾蜍。就蟾蜍来说体型不算大，跟我的手掌差不多。掉到地上后，它晕头了一下子，然后模糊地呱了一声，便摇摇晃晃地跳走。

我环视四周，发现地上还有不少蟾蜍。我走进公园深处，呱呱声变得更大。接着眼前开始有更多两栖动物从天上扑通扑通掉落，好像老天爷把它们从洗衣物的滑道丢下来，到处都有蟾蜍跳来跳去。虽然并不是像地毯一样盖满整个地面，但除非你瞎了眼才看不见它们。每隔几秒钟，就会听到另一只降落的撞击声。它们的呱呱

声听起来有点像一间挤满人的房间里，有很多人同时在讲话。

“怪毙了吧？”这声音听起来乐得很。我抬起头，看见一个个子不高的年轻人，挺着宽阔的肩膀自信满满地朝我走来。这人穿着一条运动裤跟素面黑色T恤，他是狼人比利。一两年后，这样的装扮底下是他身上多余的四五十磅赘肉，如今在这些衣服下取而代之的则是结实肌肉。他伸出手，脸上带着微笑。“我是怎么告诉你的，哈利？”

“比利。”我回答道。握手时，他的力道简直快把我的手捏碎，也或许他就是变得这么强。“狼人界近来如何？”

“越来越有意思了。”他说，“最近我们出外巡逻时遇到一大堆怪事，像这种的。”他挥手指指公园，几尺外又有一只蟾蜍从天上掉下来。“所以我们才叫巫师来。”

这些巡逻者、神圣的义警、蝙蝠侠^①。“有任何人类来过这里吗？”

“没有，只除了几个在大学里搞气象学的家伙。他们说，路易斯安那州有几场龙卷风发生还是什么的，所以一定是那些风暴把蟾蜍卷来这里。”

我嗤之以鼻。“直接说‘那是魔法’都比这种鸟解释好。”

比利咧嘴笑了。“别担心，没多久，一定有人跳出来宣称这是一场恶作剧。”

“随便啦。”我回到甲壳虫旁，打开后备箱找出一个尼龙背

① 此处原文为Patrolling, Holy vigilantes, Batman. 字面上来说，应为“巡逻员、神圣警备队，传令兵”，然而这三个单字也是指《蝙蝠侠》这位黑暗骑士。哈利借由蝙蝠侠这位主角，暗讽比利他们自喻为负有神圣使命的人。

包，从里面扯出几个小布袋，把其中一个丢给比利。“帮我抓几只蟾蜍扔进去。”

他接住袋子，皱眉。“要干嘛？”

“让我确定它们是真的。”

比利挑起一边眉毛。“你觉得它们不是？”

我对他眯起眼。“听着，比利，你照做就是了。我从昨天到现在还没睡觉，不记得上次吃一顿热腾腾的晚餐是什么时候，而且到晚上之前，我还有一大堆工作要做。”

“但它们为什么不是真的？在我看来真实得很。”

我吐出一口气，试着控制住脾气，最近它可不太好。“它们看起来和摸起来也许都很真实，但有可能只是造出来的；用幻界物质制成后，以魔法活化——至少我希望是如此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这就表示只是一些妖精日子过得太无聊，所以玩点把戏恶作剧。他们有时候会这样。”

“好吧。但如果蟾蜍是真的呢？”

“如果它们是真的，那就表示有事情不对劲。”

“怎么个不对劲法？”

“很严重的说法是，现实世界中出现了破洞。”

“那很不好吗？”

我注视他。“没错，比利，那很不好，表示有大麻烦要来了。”

“但如果——”

我怒了。“我今天没时间也并不想当老师上课，给我闭上你的大嘴巴！”

他举起手，摆出要我息怒的姿势。“好啦，老兄，你说了算。”他跟在我身后，边走边捡蟾蜍。“所以，啊，见到你真好，哈利。我跟大伙儿在想，你这周末要不要过来，大家聚聚。”

我捞起一只蟾蜍放在袋子里，狐疑地打量他。“要干嘛？”

他对我露齿而笑。“玩阿坎诺斯啊，老兄。这真的很好玩。”

角色扮演游戏。我发出一个嗤之以鼻的哼声。推着购物车的老妇人慢慢经过我们，车轮吱嘎作响，摇摇欲坠。

“我说真的，这游戏实在很棒。”他坚持道，“我们得在黑夜掩护下冲进马罗奇欧王的城堡，因为不能让真相议会发现是哪些警备队员打倒他。里面有魔咒有怪物还有龙跟好多东西，有兴趣了吗？”

“听起来跟我的工作太像了。”

比利从鼻子喷出一声怒哼。“哈利，你听着，我知道吸血鬼大战这件事搞得你神经兮兮、脾气暴躁。但你最近实在太常躲在地下室里了。”

“什么吸血鬼大战？”

比利一翻白眼。“消息会传开的，哈利。我知道你去年秋天烧掉碧安卡的住处以后，吸血鬼的红宗室就对巫师宣战了。我知道自那之后他们好几次想干掉你，甚至知道巫师的圣白议会就快来到这里商讨对策。”

我怒瞪着他。“什么圣白议会？”

他叹口气。“这实在不是你选择当个隐士的好时机，哈利。我是说，看看你，上次刮胡子是什么时候？洗澡呢？剪头发？把脏衣服拿去送洗？”

我举手搔搔脸上四处横生的胡渣。“我有出门，我出门好

几次。”

比利抓起另一只蟾蜍。“喔，是什么时候？”

“跟你和阿尔发盟的人去看足球赛的时候。”

他嗤之以鼻。“是啊，在一月，德累斯顿，现在已经六月了！”比利抬头瞄瞄我的脸后，皱起眉。“大家都担心你。我是说，我知道你在忙自己的事情，但眼前这个不梳洗的野人看起来实在不像你。”

我弯腰攫住一只蟾蜍。“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。”

“我知道得可多了。”他说，“是因为苏珊，对不对？去年秋天她一定出了什么事，一定是件棘手的事。也许是吸血鬼干的，所以她才离开这里。”

我闭起眼睛，硬撑着没把蟾蜍捏扁。“不要再说了。”

比利双脚稳稳地踩在地上，朝我挺起下颌。“我偏要，哈利。该死的，你简直从地表上消失了，你几乎不出现在办公室，不回电话，连敲你家门都不太应。我们是你的朋友，而且很担心你。”

“我很好。”我说。

“这谎说得真烂。有传闻说，红宗室要带更多厉害的家伙来这里，如果谁能把你干掉，就可以成为真正的吸血鬼。”

“见鬼了。”我咕哝一句，感觉头开始痛。

“现在你不适合独自外出，即使白天也一样。”

“我不需要保姆，比利。”

“哈利，我比大多数人都了解你，我知道你能做出其他人做不到的事，但你并非因此就天下无敌，每个人多少都需要别人帮点忙。”

“那个人不会是我，也不是现在。”我把蟾蜍塞进袋子里，捡起另一只。“我没时间搞那些事。”

“哦，这倒提醒了我。”比利从运动裤口袋里拿出一张折起来的纸，开始念：“你三点要见一位客户。”

我一头雾水。“什么？”

“我顺道去了你办公室一下，帮你听了电话留言。一位索莫赛小姐正在找你，所以我打电话给她，帮你订好会面时间。”

我感觉脾气又上来了。“你说你做了什么？”

他的表情变得愤怒。“我也查看过你的信箱。办公室的房东留了驱逐信给你，如果你一周内没付他房租，就要把你踢出去。”

“你以为你是谁啊，比利？竟敢在我办公室里翻来翻去，还打电话给我的客户？”

他朝我面前大步跨来，怒瞪着我。我必须专心盯着他的鼻子，才不会不小心看到他的眼睛。“少给我摆这副高姿态，哈利，我好死不死就是你朋友。你一直窝在自己的公寓里，我还愿意来帮忙拯救你的生意，你真该偷笑才对。”

“该死的你说得没错，那是我的生意。”我怒声说道。老太太推着购物车从我眼角余光绕过，来到我后方，车轮吱嘎响。“是我的生意，不是你们任何人的。”

他愤怒地抬起下巴。“好啊，那你就爬回你的小巢穴去，直到他们也把你踢出来，怎么样？”他摊开双手，“老天爷，兄弟，我就算不是个巫师，也看得出来有人正郁闷。你很痛苦，你需要帮忙。”

我用一根手指戳着他的胸膛。“不，比利，我不需要更多帮

忙。我不需要去当一群小孩的保姆，他们以为自己学会一个小伎俩，就可以成为长了尖爪和刺尾的荒野独行侠^①。我不需要去担心吸血鬼会因为找不到我，而找上我身边的人。我不需要不断反问自己，到底谁还会因为我失手而受伤。”我伸手往下抓住一只蟾蜍，起身时顺便从比利手中抢回他的布袋。“我不需要你。”

当然啦，通常攻击就会在这种时刻来袭。

就暗杀而言，这场袭击一点也不低调。引擎非常大声地怒吼着，一辆黑色小卡车随后飞跃围墙，降落在公园内距离我们十五公尺之外。它颠簸一阵后来个大回转，轮胎在被阳光烤暖的草地上掘出数道沟痕。两名男人紧抓住卡车后方横杆。他们一身漆黑，黑色全罩式滑雪帽上是黑色太阳眼镜，连枪都搭配好了：传统的迷你乌兹冲锋枪。

“退后！”我大叫，右手抓住比利，把他推到我身后，左手则抖开腕上一串中世纪风格小盾牌构成的手环。我朝卡车举起左手，凝聚意志力，灌注在手环上。一个透明、泛着光辉的半球体突然展开，挡在我和冲来的卡车之间。

卡车猛然停住，但两名枪手可没等它停稳。他们有如受过精良开火训练的动作片临时演员，只把枪大略对着我，然后就在一阵震耳欲聋的爆击声中清光弹匣里的子弹。

火花从我前方的护盾上喷溅开来，子弹咻咻地弹往四面八方。才一两秒，我的手环就烫得难受。护盾的能量开到极限，我努力调整角度，使射过来的子弹转向弹飞到空中。天知道这些子弹到底

① 荒野独行侠（Lone Ranger），为美国影视文化中的西部典型角色之一，常为离经叛道的独行侠。

会往哪里飞——我只希望它们不会不小心射穿经过的车辆或其他路人。

枪发出子弹用完的喀哒声，两名枪手笨拙而不专业地开始重新装上弹匣。

“哈利！”比利大叫。

“现在给我闭嘴！”

“但是——”

我放低护盾，举起保存着能量的右手。我戴在食指的银戒上施了法术，只要手臂有动作，就会积存起一点运动产生的能量。我已经几个月没用这枚戒指，它的能量铁定积了一大堆。我不敢用它直接对付那些枪手，它的能量可能会杀死其中之一，而这么做，基本上就跟让他们用子弹把我射成蜂窝一样，只是死的时间慢一点。圣白议会会不会宽贷任何违反魔法七戒律第一条的人：汝不可杀人。

我曾靠钻漏洞逃过一劫，但这种情况不会发生第二次。

我咬紧牙根，只瞄准一名枪手身体一侧，然后发动戒指。一股看不见但实实在在的生猛力量急速划过空气，以一个斜角呼啸扫过第一个枪手。冲锋枪猛撞上他胸口，撞击力道打飞他的太阳眼镜、扯破衣服，撞得他往后一仰掉出卡车，落在另一边地上。

第二个枪手被冲击到的范围较小，只有头和肩膀部分受力。他抓住枪，但太阳眼镜掉了，连带扯下他的滑雪面罩。暴露出来的脸显示他是个长相平凡，根本还不到投票年龄的男孩。突然照在他脸上的阳光令他眨了好几下眼睛，接着才重新继续笨拙地装上弹匣。

“靠，不过是个孩子。”我咆哮道，再度举起护盾。“他们竟然派个孩子来追杀我，见鬼了！”

就在那时，有个东西令我颈背的汗毛直竖，差点把我从地上提起来。当那名拿着枪的孩子开始再度射击，我往肩后瞥了一眼。

推着购物车的老妇人已停在我后方大约五公尺处，如今我发现她并没有我想象中老。在老妆之下，我看到一对冰冷、黑色的双眼一闪而过，她的手也年轻光滑。她从购物篮深处拿出一把锯短的霰弹枪，迅速举起它对着我。

子弹从吵个不停的自动武器中射出，猛击我的护盾，我只能用尽全力撑住它。如果还要分出魔力抵挡第三个攻击者，我会无法专心，护盾也会撑不住——即使卡车上那名枪手看起来不怎么专业，不过他射出那么多子弹，我想不用多久，他就不会再射偏了。

另一方面，如果那名伪装成功的暗杀者找到机会，从五公尺外对我发射那把霰弹枪，没人会劳神送我去医院——我会直接进停尸间。

子弹重击我的护盾，而我只能束手无策地看着第三个攻击者把霰弹枪举起来瞄准。我完了，而且还可能拖着比利陪葬。

比利动了。他已经脱下T恤，全身肌肉饱满——平坦、硬实，运动员型的肌肉。他往前俯冲，目标是那名手持霰弹枪的女人。他在飞驰当中把运动长裤也脱了，他底下可什么也没穿。

我感觉到一种鼓动，是比利所使用的魔力——尖锐、精准、专注。他根本不需要经过仪式，不需要慢慢将力量聚集成形才能释放。他的移动快到只剩一抹影子，只在一次呼吸的时间内，裸体比利就变成了狼人比利，重重扑上那名暗杀者。他变成一只全身覆盖黑色毛皮、大小有如大丹狗的野兽，利爪挥向抓着霰弹枪前握把的那只手。

女人尖叫着缩回手，鲜血从她指尖淌下。她把霰弹枪当成木棒

朝比利打去。他扭身以肩膀承受这一击，口中爆出一声怒吼，紧接着攻击那名女人另一只手，动作快到我不太清楚，之后，霰弹枪就掉落在地上。

那名女人再度尖叫，缩回手。

她不是人类。

她的手膨胀、变长，肩膀和下巴也是。她的指甲变成丑陋、参差不齐的尖爪，朝比利抓去，刮过他下巴，这回引起夹杂着一声痛哼的咆哮。他滚向一边翻身站起，绕着圈走，逼使这只女性人形生物以背朝向我。

卡车上的枪手再度射完子弹。我撤下护盾，整个身体往前扑，俯冲过去抓住霰弹枪。我拿着它站起来，大叫：“比利，让开！”

狼人迅速闪到一侧，女性人形生物旋身面向我。她扭曲的五官愤怒无比，口水从嘴巴的獠牙间滴下。

我用枪瞄准她的腹部，扣下扳机。

枪发出巨响后反弹，重重撞上我肩膀。感觉这枪也许是十口径型，或重弹头型的。女性人形生物弯下腰发出一声号叫，蹒跚地往后退，而后倒在地上。一会儿便弹跳着站起来，鲜红色的血溅满身上破碎的洋装，五官扭曲地已完全不像人类。她飞快经过我朝卡车奔去，跳上后座，枪手则用力把同伴和自己一起弄进卡车。卡车在溅起一些草皮之后，轮胎才抓住地，颠簸地开回街上，迅速消失在车流中。

我瞪着它好一会儿，大口喘气。而后放下霰弹枪，直到此时才发现，不知怎么的，我左手还一直抓着之前捡起的那只蟾蜍。从它扭动挣扎的样子看来，我刚刚差点把它捏成肉干。我试着轻捏着又

不让他跑掉。

我转身望向比利。这名狼人走回他丢下运动裤的地方，微光闪烁一秒后，他又变回一名赤裸年轻人的模样。他脸上有两道长长的伤口，跟下巴平行，血流下来，在他喉咙上形成一片薄膜。他有些紧绷，但这就是他唯一对疼痛露出的表现。

“你没事吧？”我问他。

他点点头，迅速套上长裤和衣服。“没事，那到底是什么鬼东西？”

“食尸鬼。”我告诉他，“很可能属于拉切斯家族，他们和红宗室合作，而且不太喜欢我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好几次弄得他们很头痛。”

比利拉起衣服一角，压住脸上的伤口。“我没想到她会有爪子。”

“他们就是这么阴。”

“食尸鬼啊。她死了吗？”

我摇摇头。“他们就像蟑螂，几乎怎样都能复原。你走得动吗？”

“可以。”

“好，我们快离开这里。”我们朝甲壳虫走去。路上，我把蟾蜍倒回地上，还有那只差点被我捏死的，然后在草地上把手抹干净。

比利斜眼瞄我。“你干嘛放它们走？”

“因为它们是真的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我抓着的那只刚把屎拉在我手上。”

我让比利坐进蓝色甲壳虫里，自己坐进另一边。我从座椅下拿出急救箱交给他，比利用一块纱布压在脸上，往外看着蟾蜍。“所以这表示情况是麻烦的那种？”

“对啊，”我表示确定，“是麻烦的那种。”我沉默了一会儿，说道：“你救了我一命。”

他耸耸肩，没有看我。

“你订的会面时间是三点，对不对？对方的名字是什么？索莫赛？”

他瞥我一眼，藏起嘴上的微笑——但藏不住眼睛里的。
“对啊。”

我搔搔胡子，点点头。“我最近是有些分心，也许应该先把自己弄干净。”

“那应该不错。”比利同意道。

我叹口气。“有时候我还真是个混蛋。”

比利笑了。“的确，你是个凡人，跟我们其他人没两样。”

我发动了车。它喘了几声，不过我耐心哄它清醒过来。

就在那时，有东西击中我的引擎盖，发出猛烈而沉重的闷响。接着又一次，另一记重击落在车顶。

晕眩感淹没了我，胃里有东西开始往上返，疼痛令我只能紧抓住方向盘，才不至于整个人倒下。模糊中，我听到比利问我是否还好。我不好。能量在外面空气中移动、翻搅——魔法力量激烈地爆发，它们通常以和顺而平静的方式移动，突然间却被扔进骚动、爆